

第一章 無字天書現未來

神泰五年，六月。

今年的雨水特別多，唐師師三月從京城出發時，金陵煙雨濛濛，等她們一路磕磕絆絆到了北地，竟然還在下雨。

雨後的路格外不好走，她們走走停停，原本兩個月的路程被她們磨成了三個月，好在已經進了靖王封地，距離她們的目的地已不遠。

唐師師一行人是京城送來的美人，奉太皇太后之命前來侍奉靖王，不過看這一路上無人問津的樣子，恐怕靖王並沒有那麼期待她們。

也是，一個擁兵一方、威名赫赫的藩王，怎麼會願意被名為宮廷美人，實則是太皇太后眼線的女細作們盯著呢。

自從進入封地後，唐師師明顯感覺到秩序煥然一新，路上流民幾不可見，連官道都平整許多，她看著外面的景象，心想難怪太皇太后不放心靖王。

金陵小皇帝今年才十一歲，而北地的靖王叔正值英年，鎮守要塞，手握天下半數兵馬。宮城裡的人，哪個能真正放得下心？

唐師師出神時，同車的美人笑道：「唐姊姊，妳在看什麼，這麼入迷？」

唐師師回神，順勢放下車簾，說：「氣悶，看外面透透氣而已。」

說話的人是紀心爛，同為被送往靖王府的美人，素來不服氣唐師師，其實此刻車上五人，唯屬唐師師出身最低，不說同車的，就是把這次出行的所有美人都拉過來，也不會有人比唐師師這個商戶女身分更低了。

紀心爛好歹是揚州知府的女兒，何至於嫉妒唐師師呢？說起這件事，唐師師就不得不歎口氣，露出自己的臉來。

不才，誰讓她長得好看。

太皇太后對唐師師青眼有加，親自下令命唐師師為這次就藩美人之首，眾人中事事以唐師師為先。

紀心爛看見唐師師那個小人得志的作態就氣憤，她靠到同伴身上，捏著帕子道：「路上掀簾張望可非貴女所為，妳看周姊姊，就不會做這種沒體統的事情。」

周舜華一直默不作聲，聽到這話，才撩起眼睛，淡淡掃了眾人一眼，「妳們爭辯妳們的，關我何事？都安生些吧，若是被馮嬪嬪聽到，少不得一頓責罵。」

馮嬪嬪是太皇太后身邊的親信，年近四十，從未成婚，卻相當心狠手辣。

紀心爛一聽馮嬪嬪就嚇得閉了嘴，唐師師卻不在意。誰讓她好看，馮嬪嬪最捨不得自己的臉，給她保養都來不及呢，怎麼可能罰她？

車上總共坐著五個人，雖然同吃同睡已經三個月，但是彼此之間實在沒多少情分，經過這個插曲，眾美誰都不想說話，剩下的一路沉悶無聲。

好在今日她們運氣好，趕上了驛站，馮嬪嬪讓眾女下車，唐師師扶著車轅站到地面上，她看到驛站大門，不由長長鬆了口氣。

其他美人也都露出輕鬆愉悅之色，趕路實在太磨人了，晚上能好好睡一覺，說不定還能洗個澡，簡直是不可奢望的美事。

美人們高高興興拉著各自的小姊妹往驛站走，唐師師沒有姊妹，她也不稀罕，獨

自美美地走向大門。

驛站門口，馮嬾嬾板著臉給眾人分了房間，她們這些美人雖然都是送來侍奉靖王的，但是美人中也分高低上下。唐師師容貌好，身段佳，得太皇太后賞識，是頭籌；周舜華家裡勢力大，出身高，是次一籌。

她們兩人從來不和其他人擠大通鋪，一直都有各自的房間。只不過這次驛站房間不夠，唐師師和周舜華合住一間上房，馮嬾嬾自己占一間上房，其他人，四五人擠一間下等房。

唐師師聽到要和周舜華同住，瞬間興致全無。

周舜華卻繃得住，一臉大家風範地給馮嬾嬾行禮，「謝嬾嬾。」

唐師師暗暗翻了個白眼，繞過眾人就要往房間走去。

經過走廊時，馮嬾嬾叫住她，「唐師師。」

唐師師停下，回頭面對馮嬾嬾時立刻換上一副乖巧溫順的笑意，「嬾嬾安好，不知嬾嬾有什麼吩咐？」

馮嬾嬾上下打量了唐師師一眼，她在太皇太后身邊待久了，本能不喜歡美豔張揚的女子，尤其是唐師師這樣的，但是不得不說，唐師師的容貌是真的好。

烏髮雪膚，柳眉杏眼，鼻梁挺翹，嘴唇殷紅，尤其絕妙的是眼角微微上挑，豔色中又摻雜著勾人。難怪太皇太后對此女給予厚望，從男人的角度來看，確實無法抵禦這種絕色美人。

馮嬾嬾自己看著都覺得驚豔，何況男人？想著，臉色難得放柔，嘴邊甚至露出一絲笑來，「再過幾天就到靖王府了，眼看老身和妳們相處的日子一日少似一日，心裡著實捨不得。今夜，妳不妨搬到老身房裡，老身也好和妳說些體己話。」

唐師師面上露出不捨，等聽完馮嬾嬾的後半句，她心中狠狠一驚。

馮嬾嬾竟然讓她住到自己屋裡？這個驚嚇非同小可，唐師師穩住心神，馬上就露出驚喜又得意的神情，「真的？謝嬾嬾。」

其他美人都沒有走遠，她們聽到馮嬾嬾的話，又是驚訝又是豔羨，不乏有人嫉恨地瞪著唐師師。周舜華和她的手帕交們對視一眼，對唐師師投來一種似嘲諷似憐憫的眼神。

唐師師一一照單全收，她歡歡喜喜地告別馮嬾嬾，然後高調地回屋收拾行李。

她的行李已經被卒夫搬到驛站房間，唐師師自己收拾細軟，去馮嬾嬾屋裡夜宿，她收拾東西時，手中一鬆，一本書掉了出來。

這本書已經有些老舊了，雖然小心保存，但邊緣還是泛黃了，看得出來已有些年頭。

唐師師看著熟悉的靛藍色封面，微微怔住。

她已經離家三年了，這三年，不知道母親怎麼樣？母親懦弱又耳根子軟，一個人在後宅裡如何鬥得過蘇氏和眾多年輕貌美的妾？

唐師師是商戶女，祖籍臨清。雖然商人地位低，但是商戶是真的有錢，天下鈔關九成在臨清，臨清鈔關九成在唐家，唐家，是名副其實的臨清首富。

但是最開始，臨清的首富並非唐家，而是林家。唐師師的母親林婉兮是林家獨女，

林老爺子一生縱橫商場，卻始終沒有子嗣。

後來林老爺子絕了求兒子的心，他相中一個年輕人唐明喆，覺得此子必堪大用，於是將獨女許配給唐明喆，想在自己百年後找一個人照顧女兒林婉兮。

事實證明林老爺子的眼光非常毒辣，唐明喆藉著林家的關係果然大放異彩，短短幾年就將林家的生意擴大了好幾倍，不光把控了運河生意，還和官府搭上關係。林老爺子一生無子，卻找了個好女婿。他含笑病逝，但是等林老爺子死後，唐明喆手握巨額財產，又成日出入風月場，慢慢心思就活絡起來。

林老爺子死後第九個月，唐師師出生，林婉兮一心撲在女兒身上，在唐師師即將滿百日的時候，唐明喆從外面應酬回來，忽然提出要納妾。

林婉兮整個人都懵了，然而此時此刻，臨清完全是唐明喆的天下，眾人只認唐明喆，誰還記得林家？林婉兮如今的身分只是唐夫人，哪裡有反對丈夫納妾的權力？

不出一個月，蘇氏進門，第二年五月，蘇氏早產，生出二姑娘唐燕燕。

蘇氏說是七個月早產，可是看唐燕燕的模樣，分明是足月而生。蘇氏連奶都不餵，剛出月子就抓緊懷孕，第二年，成功生下一個男孩。

至此，蘇氏的地位徹底穩固。林婉兮性格弱又身體嬌氣，很快被邊緣化，後來唐明喆的女人一個接一個進門，林婉兮就更沒有存在感了。

唐師師很小的時候，就聽到丫鬟婆子們以惋惜的口吻對她說，可惜她是個女孩，如果她是個男孩，夫人不會淪落到這步田地。

眾人都在惋惜林婉兮頭胎是女兒，後面因為無寵，越來越難懷孕，正室的地位也一落千丈。林婉兮性子弱，別人嚼舌根就任由他們嚼，自己一心撲在孩子身上。林婉兮將後半生所有的希望和愛都傾注在唐師師身上，她一心盼著唐師師嫁個好人家，十歲起就給唐師師準備嫁妝。

有一次，林婉兮帶著唐師師上山進香，住持凝視唐師師許久，說此女福薄命硬，恐壓不住，日後恐怕會落得個木秀於林、風必摧之的下場。

唐師師當時覺得住持在騙錢，可是林婉兮信了，完全慌了神。

林婉兮畢竟是林家大小姐，林老爺子留下來的私產就夠她揮霍好幾輩子，結果林婉兮將自己半副身家捐進去，就為了讓住持給唐師師改命。

後來住持拗不過，給了唐師師一本無字天書，說讓唐師師隨身攜帶好生供奉，等時機到時自會有分曉。

唐師師翻開看，那本書從書皮到內頁，全部是空白的，還有比這更標準的騙局嗎？奈何林婉兮信，她千恩萬謝地辭別住持，回家後強行押著唐師師供奉天書，早晚祈禱。

唐師師只能安慰自己，就當花錢給母親買個安心吧，她不情不願供奉了好幾年，然而佛祖的保佑，似乎並沒有起作用。

唐師師十歲的時候，林婉兮的故交齊夫人來唐家做客。齊夫人一來憐惜閨中密友命運淒慘，二來喜歡唐師師的長相，就給自己的兒子齊景勝和唐師師定了娃娃親。齊景勝是臨清出了名的神童，小小年紀就展露出非凡的天分，據說齊家已經在打

點關係，日後供齊景勝科考。

林婉兮對這門婚事滿意的不得了，歡歡喜喜給唐師師準備嫁妝。

後來，聽說齊景勝越來越爭氣，在唐師師十四那年考中了秀才，臨清一眾經商人家何時出過讀書人，連唐明喆都對齊景勝讚賞有加。

那段時間，連唐師師和林婉兮的處境都變好了。

可惜，他們視齊景勝為乘龍快婿，其他人也是同樣想的，林婉兮給唐師師繡嫁衣的時候，外面突然傳來一個消息，說唐師師被花鳥使相中了，撞了天恩，要入宮選秀。

林婉兮如遭雷劈，沒有人敢和皇家搶人，這樣一來，唐師師和齊景勝的婚事自然作廢。

然而唐明喆不想放棄一個可能會做官的女婿，在蘇氏母女的勸說下，唐師師的婚事，理所應當地轉移到唐燕燕頭上。

消息傳來當夜，林婉兮氣急攻心，當場昏迷，等她醒來，不顧病弱的身體，掙扎著要去和唐明喆、蘇氏拚命。

唐師師攔下了母親，世人都說林婉兮命不好，前半生是蜜罐，後半生是黃連，只可惜沒生出兒子，也有人扼腕林婉兮太蠢太弱，一手好牌竟然打壞了。

沒關係，母親弱，那她強；母親不爭，那她來爭。

唐師師身為女子，不能科舉做官，不能投軍從戎，不能衣錦還鄉來給母親撐腰，那她就進宮，她一定要在宮裡闖出名頭，讓唐明喆、蘇氏跪下給母親磕頭。

唐師師很快收回神思，將泛黃的書撿起來，入宮這三年，她幾乎將這本書完全忘了。一個明擺著的騙局，掏空母親半副身家，還不得不隨身帶著，這種東西，誰看了心情能好？

唐師師很煩這本所謂的「無字天書」，她隨手將東西塞進包裹裡，突然眼前一花，隱約掃到上面似乎有字。

唐師師震驚了，以為自己看錯，她翻過來細看，發現上面確實有字，原本空無一物的封面上，如今竟然出現《舜華傳》三個大字。

唐師師皺眉，她看看周舜華打包完好尚未拆開的行李，再看看手裡的書，難得露出迷惑之色。

卒夫將行李搬到屋內後就再也沒有進來過，因為唐師師在裡面收拾行李，周舜華不想和她同處一室，至今還沒有回屋。何況唐師師很看重自己的行李，在包裹上做了標記，如果有人動過包袱，她一定會發現。

不可能有人將書調換了，那麼，書上為什麼會出現周舜華的名字？

唐師師懷著一種詭異之心，輕輕翻開第一頁——

周舜華本是父母掌中寶，奈何一朝選秀，她被迫進了宮。她本無意爭寵，只想過好自己的小日子，卻一次又一次被捲入後宮爭端中。她屢次被害，終於忍無可忍，奮起反擊。從通房到皇后，從王府到東宮又到後宮，她歷經四朝七帝，成了大燕朝最有福氣的太后……

唐師師看完後，臉上露出迷茫之色。這是什麼東西，是誰拿這種事情胡編亂造，

還「最有福氣的太后」，可真敢說。

且不說敢叫囂自己福氣大算不算嫌命長，只說周舜華被送到靖王封地，這輩子撐死了是個太妃，根本不可能當皇后太后的了，這究竟是誰寫的，有沒有常識？

唐師師忍著嫌棄，繼續往下翻，她本以為這是胡言亂語，可是漸漸的，她的臉色變了。

書裡一開頭就是選秀，一切和唐師師知道的一樣。神泰二年，她們幾個秀女被內侍留下，隨後搬到儲秀宮單獨訓練。神泰五年，以唐師師為首的十女通過層層挑選，被太皇太后選中送往靖王封地。

書裡除了周舜華的家世，還記載了其餘幾個秀女的生平經歷，其中也包括唐師師自己的。唐師師不知道其他人的事蹟，但是她的人生經歷、時間事件，全部和書中一模一樣。

世界上真有這種巧合嗎？難道，這當真是無字天書？

唐師師知道不對勁，立刻往後翻，可是書後面的內容竟然是一片空白，時間線截止在神泰五年六月初六，也就是今天。

唐師師若有所思，莫非這本書只能顯示已經發生的事情，不能預告未來？驚疑問，門口突然響起動靜——

「妳在做什麼？」

唐師師嚇了一跳，立刻將書塞到袖中，狀若無事地收拾包裹，「今夜我去馮嬪嬪那裡睡，來收拾細軟而已。」

周舜華走近，懷疑地看了她一眼，總覺得唐師師剛才的動作鬼鬼祟祟，她掃向床鋪，被枕乾乾淨淨，床榻下面也沒有東西，看起來唐師師在老老實實收拾東西，並沒有做什麼。

但這只是看起來罷了，周舜華依然心懷警惕，說：「我閨中一直是獨住，不喜歡別人碰我的東西，以後妳若是缺什麼可以和我說，但是不要擅自碰我的物品。」

唐師師聽到這話笑了一聲，站起身，整了整身上淺藍色的對襟織衫，說：「周姊姊生在京城，大概沒聽說過臨清的情況。臨清鈔關僅是抽成來往船隻的稅，便可抵一省一年稅收，我們唐家雖算不上大戶人家，但是在臨清，也略有名氣。」

唐師師說這些話時，腰背挺直，脖頸高揚，眼中湛湛生光。她今日穿著立領的衣衫，上面鑲著金色的子母扣，越發顯得她脖頸修長，宛如天鵝。

唐師師從周舜華身邊擦肩而過時，回過頭，那雙明艷優美的眼睛裡似笑非笑，「唐家雖從商，但並不會虧待嫡長女。我在家中時也獨門獨院，呼奴使婢。」

周舜華不喜歡和別人同住一屋，唐師師就喜歡嗎？唐家是臨清首富，唐師師邊緣化歸邊緣化，但是用度上還真不缺。

周舜華抿著唇，表情十分隱忍。而唐師師像隻鬥勝的天鵝般，仰首挺胸地提著細軟走了。

她今夜要和馮嬪嬪說「體己話」，並不回來睡。

等走出房間後，唐師師依然保持著驕傲的姿態走了一會，見左右無人，立刻找了個偏僻地方，翻開剛才的書。

剛才一掃而過，唐師師並沒有注意其中細節，現在避人耳目，她從頭到尾、逐字逐句地讀了一遍。

這次，她發現了很多剛才沒有注意到的地方，比如扉頁像是梗概介紹，末尾有兩欄分別寫著「主角」、「配角」。

主角那欄中第一個名字寫著周舜華，第二個寫著趙子詢；在配角那欄，唐師師看到了「趙承鈞」、「任鈺君」、「太皇太后」……以及「唐師師」。

這是什麼意思？她是配角，而周舜華是主角嗎？

唐師師繼續往後翻，第二頁是對仗工整的標題，後面跟著頁碼，看起來像是目錄。再往後就是內容，唐師師剛剛已經看過了，第二遍並沒有發現新鮮東西，之後就是大片大片的空白。

像是有一股神祕的力量不允許她看到後面的章節一樣，唐師師不信邪，來回翻看，想要找出讓無字天書現形的方式，結果無意間在目錄中看到一行很不起眼的字——

機關算盡終成空，唐師師魂斷冷宮。

唐師師愣住了，冷宮？

她在書中，死了？

唐師師立刻去查看那一章的內容，奈何對應的頁碼空白一片，唐師師只能從目錄中猜測前因後果。雖然還沒看正文，但唐師師大概能猜到，是她不知道做了什麼事情，狠狠得罪了女主，徹底被皇帝厭棄，從長春宮發配冷宮，很快就死了。

她死後，男女主毫無波瀾，甚至還覺得她死得應該。

第二章 驛站有刺客

唐師師合上目錄，一時百感交集，不知道該說什麼。

往好處想，那就是她沒有辜負自己這張漂亮的臉，確實在宮中混出了名堂，似乎還成了寵妃；往壞處想，她終究只是個宮鬥的失敗者，甚至沒有活到結尾。在她死後，目錄還有很長一截。

她只是周舜華的人生傳奇中，小小的、微不足道的一個女配。

唐師師靠在角落裡完全愣住了，此刻夜幕降臨，光線飛快地暗下去，角落中半昏半暗，細塵飛揚，她失神靠在牆壁上，宛如一幅頹廢的仕女圖。

恍惚間，外面忽然傳來驛官驚慌的聲音，來來往往還有跑動聲，唐師師猛地回神，快步走到迴廊上，凝神聽外面的動靜。

怎麼了？

混亂中，唐師師隱約聽到了「抓刺客」之類的話，她悚然一驚，刺客？

官驛是專門招待朝廷命官和外國使節的，什麼人不長眼敢來朝廷驛站找麻煩？唐師師立刻就想到，是靖王。

沒有任何百姓、土匪、富商敢和朝廷作對，敢在驛站裡行凶的，只會是靖王的人。但是，唐師師依然覺得說不通，這裡已進入靖王封地，她們是太皇太后送給靖王的美人，靖王便是再不喜歡她們，也不會讓她們死在自己的地盤上，這不是白白給太皇太后送把柄嗎？靖王擁兵一方，應當不會犯這種低級的錯誤才是。

驛官的聲音傳到裡面，一眾嬌滴滴的美人們很快就慌亂起來，驚慌的叫聲此起彼伏，唐師師正打算找個人多的地方避難，突然想起一件事，趕緊低頭翻書。

果然，新的一章更新了，標題赫然是——初到封地又生事，驛站深夜惹驚魂。唐師師飛快掃完，可惜標題上寫了深夜驚魂，但是正文大部分在寫美人們掐尖吵架的事，直到末尾才帶了一句驛站生亂，有刺客闖入。

當然，書中的描寫是眾美慌不擇路，一個個如落水的公雞，再沒有剛才鬥嘴的威風，而女主周舜華臨危不懼，安撫了六神無主的眾美人，讓大家回自己的房間等待，緊閉門窗，不要單獨行動。

在眾人的對比下，周舜華從容不迫，進退有度，十分有大將風範，馬上贏得了驛站眾人的敬佩。

唐師師順勢往後翻，下一頁是空白，可是標題已經更新。

她喃喃念著上面的內容——驚魂夜初遇世子，美嬌娥漸生情愫。

「初遇世子……」唐師師無意識重複關鍵字，看描述，美嬌娥不作他想，必是周舜華。那就是說，周舜華會在今天晚上遇到靖王世子趙子詢，並且初步引起男主的好感，為日後封妃封后奠定基礎？

唐師師馬上就激動起來，這種好事她怎麼能錯過？她從來不當第二，有名有利的地方，就有她唐師師。

憑什麼周舜華是女主，她就是女配？看簡介男主成了天命皇帝，男主一個藩王世子如何成為皇帝唐師師不關心，她只知道，男主是皇帝。

簡介中說周舜華是男主唯一真正愛過的人，唐師師也不和周舜華搶真愛，她當個皇后就夠了。

唐師師頓時充滿了力量，她藏好書，也不管剛剛的嫌隙，氣勢洶洶殺回周舜華的屋子。她打定主意了，就是拚著得罪馮嬪嬪，她今夜也要和周舜華待在一塊。唐師師就不信，以她的品貌，會在男人面前爭不過周舜華。

唐師師提著裙子衝回房間，她砰的一聲推開房門，裡面的人似乎被她嚇了一跳，周舜華站在屋子中央頓了頓，才緩緩轉過身。

她手裡拿著一盞茶杯，察覺到唐師師的視線，立刻仰頭將杯中水一飲而盡，她把瓷杯放在桌子上，無事般問：「唐師師，妳怎麼回來了？」

唐師師手裡還抱著自己的包裹，此刻跑得氣息微喘，面生薄紅，眼睛掃過屋角的燈，掃過半明半暗的房間，最後掃過一臉平靜站在地上的周舜華。

唐師師幾乎立刻感覺到屋裡有人，有除了她和周舜華之外的，第三個人。

周舜華見唐師師良久不說話，也被看得心虛，她畢竟只是一個十七歲的少女，論城府還遠遠比不上太皇太后、馮嬪嬪等人。

唐師師能在太皇太后手裡滾了一遭又毫髮無損地出來，還奪得了美人魁首的身分，可見察言觀色很有一套，她看著周舜華細微的表情變化，越發確定自己的猜測。

這裡有人。而且，周舜華知道，她在給刺客打掩護。

唐師師結合書中內容和時間，猜測周舜華應該剛安排完其他人，回到自己屋子後

因為說了太多話口渴，想要倒杯茶潤潤嗓子，結果透過茶水的反光，看到房梁上有人。

唐師師進門前，周舜華是背對她的，而且一見到她就立即將水飲盡，此舉本意是為了掩飾，殊不知正是這裡暴露了她。

有誰在房門突然被推開的時候，第一反應是喝掉杯子中的水呢？正常人的反應，應該是將水放到桌子上才對。

可是周舜華沒有，她以己度人，多半是擔心唐師師通過茶水的反光，看到房梁上的人吧。

正在周舜華緊張不已的時候，唐師師忽然笑了，她抱著自己的包裹，提裙進了門，一臉好奇地對周舜華說：「周姊姊，妳知道嗎，外面闖進來好多官兵，似乎在抓捕刺客。」

周舜華的手指不知不覺攥緊，她看到唐師師懷裡的包裹，轉移話題問：「妳不是要去馮嬪嬪那裡嗎，為什麼回來了？」

「我在路上聽到有人喊刺客，覺得周姊姊一個人待在屋子裡太危險了，就想回來和姊姊做個伴。」

唐師師彷彿毫無知覺，大刺刺往房間裡面走去，周舜華捏了把汗，趕緊攔住她。唐師師看到周舜華的動作，緩慢抬眸，一雙明眸一瞬不瞬地注視著周舜華。

周舜華尷尬地收回手，低咳了一聲，說：「我一個人沒事的，馮嬪嬪找妳是恩寵，多少人盼都盼不來呢。妳不要耽誤了，快去吧。」

唐師師笑著取了一個新瓷杯，端起茶壺，慢條斯理地往杯子倒水，「恩寵雖好，但怎麼比得上我們姊妹情深？我更擔心周姊姊，為了姊姊，馮嬪嬪那裡不去也罷。周姊姊，我們好歹是京城送來的美人，官兵不惜得罪太皇太后也要闖入驛站追捕，妳說，這個刺客到底是什麼來路？」

周舜華緊緊繃著臉，冷冰冰說：「這我怎麼得知？」

一杯水倒訖，燭火搖搖晃晃，映得茶水碎光粼粼，茶水的倒影中，並沒有出現人。周舜華無聲地鬆了口氣，她以為動作很細微，可是唐師師一直在關注她，看得一清二楚，越發確定了那個人就在她們頭頂的房梁上。

見唐師師倒了水，左右擺弄卻不肯喝，周舜華被她的動作惹毛了，怒道：「妳鬼鬼祟祟，到底想做什麼？」

「這水不乾淨，我洗個杯子嘍。」唐師師說著，蹭的一聲將水潑在地上。地面上鋪著黑色的磚，水慢慢滲入地面。

周舜華冷眼看著唐師師折騰，眼神彷彿在說——我看妳還有什麼花樣。

唐師師還真有，她正打算藉著「水不乾淨」發作，找人來清掃屋子，正在她準備喊人的時候，屋外傳來一串急促的腳步聲，這樣的走路習慣一聽就出自宮廷。

很快，來人停在門口，叩叩叩敲門，「周姑娘、唐姑娘在嗎？」

是馮嬪嬪的人。唐師師立刻揚聲應道：「我在。是馮嬪嬪找我嗎？」

唐師師說著去開門，門外，馮嬪嬪身邊的素蘭姑姑站在門檻後。

她見到唐師師全鬚全尾地站著，悄悄鬆了口氣，隨後嗔怪道：「唐姑娘，嬪嬪讓

妳去她屋裡，妳為何這麼久都沒到？今夜有外人闖入，嬾嬾還以為妳在路上出什麼差池了。」

唐師師笑了笑，靦腆道：「我本來已經出門了，可是在路上聽到有人喊刺客。我擔心周姊姊一個人在屋裡會遇到危險，就回來陪周姊姊了。」

周舜華也走到門口，聞言，立刻接道：「我這裡一切都好，等一會，我會去隔壁屋裡和鈺君她們睡，我們五個人相互看顧，不會出事的。倒是唐姑娘，既然嬾嬾找唐姑娘有話說，那就快去吧，我不敢耽誤嬾嬾的時間。」

周舜華這話斬斷了唐師師想留下來的理由，末了還搬出馮嬾嬾壓她。

唐師師確實無話可說，不過她的目的已經達到，倒是沒必要一定留在屋裡和她槓到底。

於是笑了笑，說：「既然周姊姊安全無虞，那我也放心了。有勞素蘭姑姑，我們這就走吧。」

唐師師回屋拎了包裹，就隨著素蘭一起往另一個方向走。她拿包裹時，眼睛若有若無地掃過陰影處。

唐師師跟著素蘭走在迴廊上，此刻四周門窗處處緊閉，美人們嚇得瑟瑟發抖，哪敢到外面查看究竟。

唐師師走在路上問素蘭，「姑姑，我聽說有利客混進來了。馮嬾嬾和姑姑可是太皇太后跟前的紅人，什麼人如此大膽，竟敢來打擾嬾嬾？」

唐師師這句話不著聲色地捧了馮嬾嬾和素蘭，素蘭心中熨貼，說話的口氣也好了很多，「來人不肯表露身分，不過敢在驛站如此蠻橫的，恐怕也只有他們家。」

唐師師裝作吃驚地捂住嘴，「姑姑是說，靖王府？」

聽到這三個字，素蘭沉了臉，呵斥道：「禍從口出，不該妳打聽的，不要打聽。」

「是。」唐師師低眉順眼地應是。

她看起來恭順，眼睛卻滴溜一轉，注意到外面有人，隔著半開的門，她看到五六個行伍打扮的壯漢站在院子中，對面站著馮嬾嬾，兩方人各站一邊，似乎在爭執什麼。

唐師師想要聽他們在說什麼，故意放慢腳步，一臉吃驚地指著門外，「姑姑，妳看，那不是馮嬾嬾嗎？」

素蘭的腳步一頓，怔住間，唐師師已經飛快地脫離隊伍，跑到門口，怯怯地喚了聲，「嬾嬾。」

唐師師自己都被自己噁心出一身雞皮疙瘩，但是為了人設，她一臉無辜又驚惶地站在門邊，茫然地看著馮嬾嬾，「嬾嬾，妳怎麼在這裡？這些人是誰？」

唐師師說著做出警惕之態，彷彿只要這群壯漢稍微一動，她就會衝上去替馮嬾嬾擋刀擋箭。

素蘭暗道一聲不好，趕緊上前拉著唐師師離開。

然而已經太晚了，馮嬾嬾和那群壯漢已經看到了唐師師，為首的漢子上下打量唐師師，目光不善。

這個漢子雖然是武人，可是腦子並不笨，他馬上就反應過來這便是太皇太后送過

來的美人計，堂而皇之的奸細。沒想到，太皇太后和小皇帝還挺捨得下重本，倒挑了個絕色美人。

然而再美的人一旦和太皇太后扯上了關係，在他眼中便是副骷髏。

壯漢收回視線，橫衝直撞道：「官府辦公，閒雜人等勿要打攪，立刻將你們的人全部叫出來，我們要一個個搜查。」

馮嬾嬾當然不肯，她冷著臉說：「放肆，我等是宮廷女官，奉了太皇太后的旨意，護送美人來靖地侍奉靖王，為皇家開枝散葉。靖王府的美人，豈是你們這些莽夫能衝撞的？」

那幾個漢子各個都露出嘲意，為首的人冷笑一聲，說：「我不管你們是什麼人，在靖王府的地界上，就要遵守靖王的規矩。勿要廢話，我等奉命捉拿重要人物，你們要是再磨磨蹭蹭，放走了人，我可不不會看在妳是女眷的分上客氣。」

馮嬾嬾何曾受過這種待遇，然而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，這裡畢竟不是京城，她的氣勢抖不起來，只能忍著氣，問：「讓女眷們出來也行，但是你們要說明白，你們到底是什麼身分，要捉拿的人又是誰。」

壯漢嗤笑，道：「與你們無關。」

眼看雙方越聊越死，場面幾乎要陷入死局，正在這時，外面忽然亮起火光，馬蹄聲四起，很快將驛站圍成一圈。

為首的壯漢飛快罵了聲「糟了」，隨即轉身快步往門口走去。

他才走到一半，驛站的大門被推開，煌煌火光頓時映紅了半個庭院。

幾個壯漢一改方才的強硬作風，低頭抱拳，對著門口重重跪下，「主子。」

院子內外的人都被這個變故驚呆了，火光明亮，唐師師下意識地伸手遮住眼睛，透過指縫，隱約看到一個男子踩著火光走入庭院。

他披著大紅披風，一身黑衣，腳下踩著堅硬的皁皮靴。

此刻明明站了很多人，但是內外一片寂靜，唯獨能聽到火把劈啪的聲音，男子身量極高，肩寬腿長，站在一眾人面前，存在感強烈的無法忽視。

剛才那個漢子硬著頭皮，開口道：「屬下參見主子。主子，您怎麼來了？」

男子眉目淡漠，火光搖晃在他臉上，時明時暗，襯得他喜怒不明。

他淡淡開口，問：「還沒找到？」

跪在地上的壯漢頭更低了，「屬下無能。」

唐師師和素蘭站在側門旁，正好被陰影蓋住，素蘭原本要拉著唐師師離開，此刻她已經完全忘了自己的動作，似乎被嚇呆了。

唐師師慢慢回神，心道一聲難怪。

難怪女主為了他鬥丫鬟、鬥側妃、鬥皇后、鬥新人，一路從王府鬥到皇宮，足足鬥了一輩子都無怨無悔——原來，這就是男主趙子詢。

怪不得那麼多女人前仆後繼，作為皇帝，長得還挺好看。

男子聽到壯漢的話，沒露出什麼表情波動，可是內外的人都繃緊了身體，看得出他們非常緊張。

男子視線掃過庭院，漠然道：「那就繼續找。便是將這裡拆了，掘地三尺，也務

必將他捉回來。」

漢子一聽就知道主子生氣了，主子上次動氣，還是匈奴偷襲邊城，燒了糧倉。漢子壯著膽子，說：「主子息怒。驛站裡還有宮裡來的女眷，多有不便。況且，人未必在這裡……」

唐師師聽到這裡，心想這不就是上天為她準備的機會嗎？天子不取，天打雷劈。她立刻上前一步，跪在陰影邊緣，高聲道：「世子，小女子知道刺客在哪裡。」馮嬾嬾、素蘭，包括壯漢，誰都沒料到唐師師會跑出來，他們完全愣住了。男子早就知道側門旁有人，只是一直懶得理會，現在，他終於將視線轉過來。他喜怒不辨，緩緩道：「哦？妳知道什麼？」

「剛才小女子回屋裡取東西，偶然發現裡面似乎藏了個人。」說著，唐師師伸長胳膊指向屋子的方向，似乎生怕來人不知道她住哪一間一樣，「就是那一間。」都不消男子說，身後的屬下立刻一擁而入，整齊有序地朝唐師師所指的房間包抄而去。

很快，周舜華和唐師師的房間裡跳出來一個黑衣人，頭也不回奔入夜色中，士兵們看到了人，越發一擁而上，一隊火把朝著那個方向快速追去。

跪在地上的壯漢冷汗涔涔，他不敢擦汗，更不敢起來，磕磕巴巴說道：「主子息怒，世子年紀輕，不懂事，請您見諒。」

唐師師美滋滋地等著男主對自己刮目相看，她和男主的第一次見面如此美妙而正義，想必他一定會對她印象深刻，記憶猶新。

她正盤算著如何「不經意」將自己的名字透露給男主呢，忽然聽到壯漢說「世子」，都愣了一下。

世子不懂事？這個男人不就是世子趙子詢嗎？

唐師師驚訝期間，馮嬾嬾終於回過神了，她上前兩步，對著來人端正地行宮禮，「老奴參見殿下。一別經年，不知殿下這些年可好？」

男子看到馮嬾嬾，嘴邊露出極淡的笑意，可是眼中卻沒什麼情緒，「原來是馮嬾嬾，久違。有勞嬾嬾掛念，許久未給太皇太后請安，太皇太后身體可安康？」

「娘娘鳳體安康，殿下有心了。」

馮嬾嬾和男子寒暄得非常冷漠，唐師師越聽越糊塗，忍不住悄悄問旁邊的素蘭，「素蘭姑姑，嬾嬾為什麼要叫他殿下？世子可以稱殿下嗎？」

唐家是臨清首富，唐師師曾經不懂官宦那一套，可是入宮三年，她學習了很多技能，其中就包括稱呼禮儀。稱呼一事說大不大，說小不小，若是說錯一個字，可能笑一笑就過去了，也可能給自己惹來殺頭之禍。

所以唐師師學得非常認真，她印象中，唯有皇子、親王才可以稱殿下，世子並不能。

素蘭連忙擰唐師師的胳膊，就連馮嬾嬾也呵斥，「唐師師，不得無禮。」

然而那個男子已經聽到了，他嘴角含笑，意味不明地看了唐師師一眼，「這是何人？」

馮嬾嬾和素蘭都沒有接話，唐師師隱約感覺到事情超脫了她的掌控，勉強撐著氣

勢，說：「小女子唐師師，奉太皇太后之命，來靖王府侍奉。」

男子聽到後什麼也沒說，轉身大步朝外走去。

剛才那幾個壯漢不敢多話，趕緊起身，跟在男子身後離開。

第三章 示好弄錯人

他們來的突然，走的也突然，就像一陣風一樣，呼嘯著就消失了。

唐師師聽著遠去的馬蹄聲，緩慢站起身來，低聲問：「嬈嬈，剛才那個人，是靖王世子嗎？」

「什麼世子！」馮嬈嬈怒瞪了唐師師一眼，道：「那是靖王。」

唐師師狠狠嚇了一跳，吃驚地捂住嘴，「靖王？」

她完全呆滯，本以為這是男主，所以才冒險跑出來舉報刺客，如果這個是靖王，那屋裡那個……

那才是真正的男主，趙子詢！

唐師師一時愣住了，她以為這是男主，結果這是男主的父親？也就是說，她剛剛當著驛站和王府所有人的面，揭露了男主的藏身之處，讓眾人看到男主見了父親怕得像貓見了老虎一樣，灰溜溜地跑走了？

天啊……

唐師師驚訝中帶著茫然，為什麼男主的父親如此年輕俊美，為什麼男主他爹看起來比男主更有王者氣場？而且書裡明明說「驚魂夜初遇世子，美嬌娥漸生情愫」，她看到這個標題的第一反應，就是世子帶人追擊逃犯，女主立功，從而引起世子的賞識。

為此她特別開心地舉報刺客，結果，世子竟然是躲起來的那個？

唐師師震驚了，她剛剛還在嘲笑周舜華蠢，一個來路不明的刺客藏在周舜華屋裡，周舜華不趕緊去找人，竟然還替刺客打掩護，那刺客一是個男人，二是個逃犯，幫他簡直是腦子有坑。

所以，這就是周舜華是女主，而她是女配的原因嗎？

唐師師有些麻木地想，她當眾舉報了世子，害他狼狽逃走，以後，她還有機會得到世子的好感嗎？

不敢細想，她站在陰影裡沉默良久，等馮嬈嬈將其餘事情安排完，一轉頭見唐師師還怔怔站著，呵斥道：「愣著做什麼，還不快回去。」

唐師師行禮，低聲應道：「是。」

她跟著素蘭走到馮嬈嬈的屋子，一路上都是悶悶的，哪有先前討巧的勁兒。

素蘭以為唐師師受到了驚嚇，等進屋後對唐師師說：「妳不必害怕，妳便是送來侍奉靖王的……今日妳在靖王面前露了臉，說不定，也是好事。」

唐師師僵硬地笑了笑，勉強道：「是。」

如果自己的目標是靖王，那今日這一齣雖然尷尬，未必沒有轉圜的機會，但是，她要爭取的男人是世子啊！

哪個男人被害得狼狽逃走後，還能對舉報者抱有好感呢？原來，真正的故事情節並不是周舜華舉報立功，恰恰相反，而是掩護刺客。

周舜華用自己的女子身分掩護了刺客，等追兵走後，世子從房梁上跳下來，對這位機智勇敢的女子讚賞有加，後面在王府兩人再次見面，世子認出了周舜華並對其寵愛有加，也就順理成章了。

唐師師捂住眼睛，覺得絕望，原來她真的是個惡毒女配，得知劇情沒有讓她扭轉乾坤，成功洗白，反而讓她更惡毒了。

素蘭見唐師師提不起精神的樣子，沒有多說，悄悄離開了。

唐師師抱著包裹呆坐一會，重新打起精神。

事在人為，來日方長，往好處想，今日世子徹底記住她了呀，相比面目模糊的其他美人，自己好歹在男主面前有了名號。

在後宮內宅裡，怕的不是聲名狼藉，而是沒有聲名。被人厭惡，總好過被人遺忘。唐師師再一次鼓起勁兒來，她畢竟手握劇情發展，就不信她這一次猜錯，還能次次猜錯。

這時候門口傳來響動，馮嬾嬾回來了。

唐師師立刻站起身，低眉順眼給馮嬾嬾請安，「嬾嬾好。」

馮嬾嬾穿著繁重的大衣服，唐師師很有眼力勁兒，上前服侍著她將外衣脫下來，換上輕薄的家常襖裙。

馮嬾嬾坐到榻上，唐師師從一旁取了美人錘，輕輕給馮嬾嬾敲腿。

馮嬾嬾臉上還是一副死板嚴肅，但是心裡卻舒服地吁了口氣。她在深宮中沉浮了一輩子，雖然外人都恭稱她為馮嬾嬾，但說到底，幹的還是伺候人的活。她伺候了這麼多年，身上積攢了不少毛病，陰雨時關節疼就是其中之一。

最近下雨，馮嬾嬾趕路一整日，剛才還在外面站了那麼許久，腿早就支援不住了。唐師師這個人，心機算計都表露在明處，可是不得不承認，她應變快，會說話，捨得下身段，時常能讓人熨貼到心坎裡。

因此太皇太后和馮嬾嬾明知道唐師師野心不小，但依然選擇提拔唐師師，將她捧為美人之首。

和周舜華那種有傲氣有依仗的高門女子比起來，唐師師無疑要好操縱的多，如果換成周舜華，太皇太后還不放心呢，唯有唐師師這種一眼就能望穿的人，太皇太后才能放心將她扔在靖王府。

就比方今日，唐師師做出這麼出格的事，若換成別人，馮嬾嬾必然要懷疑了，但這個人是唐師師，馮嬾嬾就覺得一切盡在掌握，她甚至能猜到唐師師在想什麼。馮嬾嬾慢悠悠問：「今夜，妳為何自作主張，衝出來和靖王說話？」

唐師師知道這是自己最大的危機，同樣也是最大的機遇，只要過了這一關，馮嬾嬾和太皇太后就會真正信任她，並且將監視靖王府的大權交給她。

唐師師自己不怕死，但是她不能不顧忌遠在臨清的母親。

她垂著頭，露出一截修長白皙的脖頸，表現出適度的溫順和害怕，「嬾嬾恕罪。我當時誤以為帶兵的人是世子，想在世子面前立功，故而冒失。沒想到……」

馬屁拍到了馬腿上，撞到了世子的父親，靖王跟前。

和馮嬾嬾預料的一樣。馮嬾嬾臉上帶著一切盡在掌握的從容，這種美貌鋒銳、野

心勃勃但是不甚聰明的女子，太適合掌控了。一個合格的棋子，最重要的，就是讓上位者用得安心。

馮嬪嬪不緊不慢說：「起來吧。妳今日犯了大錯，但念在是初犯，饒妳這一次。」

唐師師低頭道：「謝嬪嬪。」

隨即慢慢站起來，依然垂頭侍奉在一邊，並不敢東張西望，唐師師知道，她的考核還沒過。

馮嬪嬪問：「妳可知錯在哪兒了？」

唐師師低聲說：「不該忤逆嬪嬪的話，貿然衝出去。」

馮嬪嬪含笑搖頭，「並不是。妳和老身不一樣，老身終身伺候主子，而妳，名義上是宮女，實則是主子。」

唐師師提裙跪下，「小女子不敢。」

馮嬪嬪垂眸看了一會，扶著唐師師的胳膊，說：「起來。進了靖王的封地，妳的身分就不一樣了，日後除了靖王，妳不必對任何人下跪。說不定，等再過幾年，老身見了妳，亦要行禮。」

唐師師明白這話是試探，她要是真的應下就完了，因此她不肯起，反而有些惶恐地說：「嬪嬪這是說什麼話，小、小女子怎麼敢動這種心思……」

唐師師看起來被嚇得不輕，連話都說不利索了，馮嬪嬪心道還是沒見過世面，竟然被嚇成這樣，不過雖然這樣想，心裡卻極其滿意。

馮嬪嬪放下手，端起一盞茶抵了兩口，放在桌子上，說：「行了，起來吧。我只是提醒妳，又不是要對妳做什麼，怎麼嚇成這樣？」

唐師師心底悄悄鬆了口氣，緩慢站起來，面上依然是一派驚惶。

馮嬪嬪語氣和緩很多，真變成了提點的口吻，說：「今日妳的心思是好的，但是太過明顯。深宮中，爭寵太用力反而落了下乘，要的是以退為進，不著痕跡。懂了嗎？」

馮嬪嬪說完後，頓了頓，道：「不過，妳今兒陰錯陽差，說不定正好撞到了點上。靖王可不是個好相與的人，這些年，沒有一個女人能靠近他身邊，可是他今日走時，竟然問了妳的姓名。」

唐師師欲哭無淚，這哪裡是什麼恩寵，靖王問姓名，確定不是為了記住她是誰，等進府後再賜死她嗎？最重要的是，她的目標並不是靖王，而是世子啊！

討好了靖王，卻得罪了世子，等日後男主登基，還不是一樣死路一條？

唐師師心裡苦，但是她沒法說，勉強笑了笑，擦著邊打聽，「嬪嬪，我路上聽聞靖王世子是人中龍鳳，少年英才，我便以為世子是一個極出色的少年郎，為何靖王……」看起來也如此年輕？

唐師師真的覺得自己很冤，但凡今日來一個大腹便便、滄桑深沉的中年男人，她都不會認錯。然而那個男人身姿挺拔，腰身勁瘦，年輕俊美，往那裡一站就是一道風景，誰能相信他已經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兒子了？

馮嬪嬪嗤笑一聲，說：「什麼世子，不過是個養子罷了，又不是趙家正經血脈。」

唐師師驚訝地瞪大眼睛，等著馮嬪嬪繼續往後說。

但是馮嬪嬪提了一嘴就不肯再深入，轉而說起靖王，「妳沒進府就想討好男主子，心是好的，但是不要做得這麼明顯。靖王這個人深不可測，便是太皇太后也拿不准他的心思。」

馮嬪嬪說著，臉上露出些許感慨，「他自十四歲就藩，已經十年沒有回過京城了。當年離開宮城時，靖王不過一個俊秀單薄的少年，沒想到十年過去，他竟成了如此模樣。」

馮嬪嬪是伺候太皇太后的老人，知道許多宮闈祕聞，當年世宗去世，襄王、靖王就藩，馮嬪嬪都是親歷者。一轉眼許多年過去，孝宗也死了，當年那個病弱蒼白的皇子，卻變成了威震一方的藩王。

靖王十四歲就被送往藩地，他那時候還生著病，宮裡所有人包括太皇太后，都覺得他活不了了，誰能知道，活得最長的反而是靖王呢。

馮嬪嬪唏噓不已，唐師師從隻言片語中，提取出許多靖王的資訊。

靖王十四歲就被送往藩地，馮嬪嬪感歎十年未見，那就是說，現在靖王二十四歲。這個年紀不算大，或者說正值英年，難怪自己會認錯。

按開國留下來的規矩，皇子成年後全部去藩地鎮守邊疆，不得留在京城，但是靖王十四歲就被送走，著實有些早了。

聽馮嬪嬪的話音，以及今日靖王見了馮嬪嬪後的表現，恐怕當年靖王就藩有許多貓膩，說不定其中就有太皇太后的手筆。

唐師師為自己的未來深深歎氣，靖王和太皇太后有仇，自己還沒進府就狠狠得罪了世子。她日後在靖王府的路，恐怕不好走。

唐師師懷著擔憂，問：「馮嬪嬪，我還不知該如何避靖王名諱。」

馮嬪嬪沾著茶水，在桌子上寫了一個字，「諱鈞。」

唐師師了然，如今國姓趙，靖王和孝宗皇帝一樣從承輩，名鈞。

原來，他叫趙承鈞。

唐師師暗暗將這個名字記住。

馮嬪嬪雙眼從上掃到下，看過唐師師的相貌、雙手、腰肢、身段，忽的笑了笑，拉住唐師師的手，從自己手腕上褪了一個羊脂玉鐲子下來。

唐師師驚訝，本能縮手，卻被馮嬪嬪壓住。

馮嬪嬪將玉鐲子順到唐師師手腕上，唐師師人長得好看，手也纖長白皙，宛如蔥白，羊脂玉掛在她的手腕上，一時間彷彿她的手腕比玉還要細膩幾分。

馮嬪嬪看著這一幕，暗暗感歎不愧是天生尤物，從臉到手到身段，無一處不美，無一處不勾人。

她拍了拍唐師師的手，說：「再過幾日，我們就要到靖王府了，進了王府，妳們便是靖王的人。老身將妳們送到就可以功成身退，起程回京了。這一別，不知道多久才能再見到妳，老身和妳投緣，臨別時沒什麼可送的，唯有一副鐲子，是當年孝宗皇帝賞賜給老身的。老身年老體衰，佩戴這些是辱沒了好東西，便留給妳吧。」

唐師師斂著眉眼，說：「當不得，這是孝宗賜給嬪嬪的，我怎麼當得起？」

「這有什麼當不起的。」馮嬪嬪意味深長地看著唐師師，說：「老身是奴才，而妳是要享大富貴的人，日後妳要經手的好東西還多著呢。太皇太后宅心仁厚，對藩王視若己出。靖王多年來未有子嗣，身邊連個貼心人都沒有，太皇太后不知道有多憂心。若是妳得了靖王的寵，將靖王伺候好了，太皇太后慈心大悅，日後少不了妳的賞賜，甚至恩及家族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。」

前面說了那麼多，唐師師一直恭順地聽著，其實心裡根本沒有波動，直到馮嬪嬪說「恩及家族」，唐師師的指尖蜷了蜷，低頭道：「是，小女子明白。」

皇恩能不能惠及家族不知道，一旦出事，株連九族卻是肯定的。

馮嬪嬪這是恩威並施，敲打她聽話，不要妄想有了靖王的寵愛，就可以背叛太皇太后。她人在靖王府，但是她的父母親族，全在朝廷手中。

唐師師不關心唐明喆和蘇氏的死活，可是她的母親現在還在唐家。

馮嬪嬪也不想把話說死了，打一巴掌給個甜棗才是馭下之道，她又轉成一張笑臉，和和氣氣說：「不過妳也不必擔心，妳素來乖巧，太皇太后娘娘信得過妳。老身和妳投緣，不妨給妳透個準話，太皇太后走前說了，只要妳心裡向著太皇太后，等妳立了功，就會給妳的父親、弟弟賞賜個功名之身，從此就能脫離商戶了。」士農工商階級分明，士是頂層，而商是底層。商人有錢沒地位，所以齊景勝展露出讀書天賦後，才會被齊家視為振興之光，若是齊景勝當真考取功名，哪怕只是個舉人，齊家的地位也會翻天覆地。

齊家只因為出了個讀書人，就能在臨清一眾商戶面前橫著走，連唐明喆也視齊景勝為東床快婿，然而，齊景勝能不能考中，考中後能不能當官，還是未知數呢。但是現在，太皇太后隨隨便便能說，事成之後給唐家賜功名。

這就是權力，這就是全王朝地位最高的女人，太皇太后。

唐師師的內心又熊熊燃燒起來，唐明喆寵妾滅妻，她從小都被蘇氏母女壓著長大，沒有人比她更知道捧高踩低，人情冷暖。給父親、弟弟賜功名算什麼，她要的，是自己霞帔加身，出口成旨。

如果說先前唐師師還不敢冒失，現在她看到了周舜華的人生軌跡，哪還甘心屈居人下，她要自己當太后，唐明喆、蘇氏、周舜華、太皇太后，甚至男主，都算個屁。

唐師師野心勃勃，已經給自己確立了新的人生目標——當太后。

但是現在，她還是個卑微弱小、夾縫中求生存的小秀女，唐師師低眉順眼，一口應承，「嬪嬪儘管放心，我對太皇太后忠誠不二。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身為臣子，就該對皇上盡忠，若是隱瞞，便是不忠。靖王府有什麼一舉一動，我都會報給太皇太后的。」

馮嬪嬪笑了，滿意地看著唐師師，「娘娘果然沒看錯妳，妳有這份心，不枉費太皇太后栽培妳一場。妳附耳過來，如果以後有什麼事，可以託這幾人去辦。」

唐師師低垂著眼，嗯嗯應是，不管馮嬪嬪說什麼都一口應下。

她是沒有任何道德負擔的，反正見人說人話，見鬼說鬼話，等見了靖王世子，唐師師一樣能痛哭流涕表忠心。

至於被朝廷當做人質的唐家，唐師師才不在意。唐明喆偌大的家產又不留給她，唐文軒也不是唐師師的弟弟，他們是死是活，關唐師師什麼事？

等過段時間風頭過去，讓人悄悄將母親接出唐家，唐師師就徹底沒有後顧之憂了。唯一值得她奮不顧身的，唯有她自己的前程而已。

唐師師聽著馮嬾嬾給她說靖王府裡的接頭人，心裡暗暗想，恐怕她要讓馮嬾嬾和太皇太后失望了。

因為她的目標，根本不是靖王。

第四章 直接面對靖王父子

第二天啟程，眾女集合在驛站前，等著上車。

唐師師隨著馮嬾嬾最後出來，眾女見了唐師師，臉上表情都怪怪的。

唐師師懶得理會，她是要當太后的人，和小魚小蝦糾纏什麼？

馮嬾嬾出來後，馬車很快趕過來，她上了自己的車，接下來就輪到眾美人登車了。

唐師師是最後出來的，位置站在邊邊，她並不匆忙，只在最後方站著。

眾女相互看看，沒人敢搶在唐師師前面，默默地給她讓出一條道。

唐師師輕輕笑了一下，穿過人群，率先登車。

紀心嫻一直看不慣唐師師，瞧見唐師師的表現，氣得都要衝上去罵人。

周圍人連忙拉住紀心嫻，任鈺君站在周舜華身邊，徵求般看向周舜華。

周舜華暗暗搖頭，示意不要和唐師師爭。出頭的椽子先爛，捧得高的，未必能走得遠。

且看著就是。

周舜華幾人在唐師師登車後次第上車，眾女坐好，馬車慢悠悠開動。

唐師師頂著眾多或明或暗的打量，安然閉眼養神。

昨夜要應對馮嬾嬾，唐師師哪敢合眼睡覺，直到上車才敢補覺。

紀心嫻一直等著挑唐師師的刺，然而她等了一路，唐師師始終閉目養神，她終於忍不住了，陰陽怪氣道：「昨夜，聽說唐姊姊出了好大的風頭。」

唐師師閉著眼睛，淡淡嗯了一聲，「我出風頭，不是應該的嗎？」

紀心嫻被噎住，過了一會，故意道：「好人家的女兒都是不見外男的，昨日唐姊姊直接衝到那麼多男人面前，馮嬾嬾就沒說什麼？」

唐師師睜開眼，含笑瞥了紀心嫻一眼，「馮嬾嬾寵我，非但沒責備，還誇我做得好呢。」

說著，唐師師無意抬起袖子，露出手腕上的羊脂玉鐲，「孝宗皇帝的賞賜，我何德何能，可以佩戴呢？」

這是馮嬾嬾戴在手上從不離身的鐲子，眾女都印象深刻。

紀心嫻看到熟悉的玉鐲出現在唐師師的手腕上，氣得兩眼一翻，說不出話來。

任鈺君看不過去了，忍不住道：「張揚未必是好事，妳昨夜直接衝到靖王面前，舉報刺客，還給外男指路，豈是閨秀所為？」

這次來的美人中，雖然每個人都面和心不和，但大概可以分為三派。

任鈺君和周舜華是公侯之女，以前就在京城中認識，是勳貴派；紀心嫻、馮茜等

是文官家的女兒，自有文人清高，是文官派；而唐師師，自己是一派。
唐師師不慌不忙，說：「女兒要遵守閨訓，難道就不用遵守四書五經嗎？這裡是靖王的封地，我發現了刺客便向靖王舉報，有錯嗎？」
任鈺君梗住，這種事情誰敢說錯？
車上眾女也都陷入沉默，唐師師見她們終於消停了，輕嗤一聲，繼續閉上眼睛補眠。
唐師師表現得大義凜然，等閉上眼睛後，內心長長歎了口氣。
她當然做錯了，要是早知道認錯了男主，打死她都不會和靖王舉報刺客。
唐師師悔得腸子都要青了，偏偏不能說，還得表現出高興，就很糟心。

她們的馬車又走了四五天，終於抵達西平府。
西平府和金陵截然不同，金陵水鄉溫軟，浮金飾玉，處處帝王氣象，而西平府一進城，就能感受能一種無聲的遼闊肅穆。
那是長年開戰的城市，才會有的肅殺感。
守城的將士早就知道京城送了美人過來，核對身分後便冷著臉放他們通行。
穿過城門，車上所有女子都靜默了。
雖然沒看到，但她們已經感受到街道上的氣息。此刻，無論是周舜華這種公府姑娘，還是紀心爛這種知府女兒，都明確意識到，這裡，和她們過往的環境截然不同。
她們不再是養尊處優的閨閣小姐，而是成了邊疆藩王府中，一個微不足道的侍女。
馬車停了停，似乎有人出來核對，又過了一會，外面傳來卸門檻的聲音。
唐師師知道，她們到了。
幾輛馬車次第停在二門，馮嬾嬾換上了正式的衣服，清了清嗓子，肅聲道：「靖王府到了，都出來吧，不要誤了給王爺請安的時辰。」
毫無疑問的，這次又是唐師師第一個下車。
眾女排成一列，唐師師跟在馮嬾嬾之後，雙手交疊，垂著眼睛去正堂給靖王請安。
往常唐師師十分執著於站在人前，但是這次進門前，她頓了頓。
等一下，見靖王？
還不等唐師師想好，正堂已經到了。她硬著頭皮進入正堂，進門前飛快地瞥了一眼，當場眼前一黑——
最中間的正座上坐著上次所見的那個男子，正是靖王趙承鈞。
下首處還坐著一個十分年輕的少年，不必想，必然是靖王的養子，世子趙子詢了。
唐師師頭皮都炸了，偏偏她是首位，想躲在別人身後都不成，她更深地低下頭，妄圖縮小自己的存在感。
然而事與願違，唐師師一進入，上首兩個男子一齊向她看來。
顯然，無論靖王還是世子，都認出來這個讓他們印象深刻的女子了。
趙承鈞看到站在最前方的女子，眉梢微微一動，眼神似笑非笑。

而坐在一旁的趙子詢表現就激烈的多了。

他對唐師師可謂印象深刻，他不欲被王府操縱，千辛萬苦逃到外面，追擊他的人是父親的親兵，兩方人馬都小心翼翼，誰也不敢驚動靖王。

他躲在房梁上，不慎被屋裡的女子發現。那個女子聰慧大方，在那群嘖嘖喳喳的美人中簡直獨樹一幟，後來她倒茶時發現了他，趙子詢已經做好殺了她的準備，沒想到那個女子卻從容不迫，並沒有聲張。

趙子詢對這個女子印象大好，可是緊接著，另一個女子回來了。

看到唐師師時，他還想過京城雖然不幹人事，送來的美人倒還不錯。唐師師在屋裡時有些吵鬧，趙子詢念在她長得好看，忍了她的驕縱。

他本以為這又是一個漂亮驕縱但是沒腦子的花瓶美人，哪裡能想到，唐師師離開房屋後竟然撲到前面大喊——「小女子知道刺客在哪裡！」

當時的情景趙子詢簡直不想回想第二遍，他不知道唐師師哪來這麼大的膽子，他甚至不知道她從什麼地方看出了屋裡有人。

他和周舜華都被打了個措手不及，趙子詢都來不及警告周舜華，就破窗而出。

多虧了唐師師這一招，如今，趙子詢對這張臉印象深刻，反而是周舜華，面容逐漸模糊。

這行美人一進來，趙子詢第一眼就認出了唐師師，全部注意力都被她吸引走，以致於都沒有注意到周舜華也在。

唐師師硬著頭皮給上首兩人行禮，「參見靖王殿下，參見世子。」

身後一列美人隨著唐師師下拜，動作整齊劃一，娉娉婷婷，各有千秋。

紀心爛今日專程打扮過，簡簡單單一個行禮用盡了心思，這身衣服，這個姿勢，最能凸顯出她身材的優勢。

紀心爛自我感覺良好，她美滋滋地想著，第一次照面最重要不過，若是能引起王爺和世子注意，那就更好了。

其他幾個女子雖然不像紀心爛一樣急功近利，可是看衣服，每個人都用了心思。她們或者想著爭寵，或者想著藏拙，各有心思，然而她們等了許久，都不見上方有反應。

漸漸有人騷動起來，定力不好的人悄悄抬頭看，發現靖王摩挲著茶盞，喜怒不辨，世子臉色陰沉，目光不善地盯著一個人。

她們順著世子的視線看去，發現焦點正是唐師師。

唐師師帶著眾女請安，然而無論是靖王還是世子，都沒有叫她起來。

唐師師八風不動，始終微微垂著下巴，假裝沒感覺到四面八方的目光。

這些目光中，尤數上面那兩道最有存在感——趙子詢死死盯著她就不說了，靖王時不時輕輕瞟一眼，讓她壓力極大，後背都沁出冷汗來。

唐師師甚至苦中作樂地想，按照目錄透露出來的資訊，靖王日後反攻入京，自立為帝，沒過多久在戰場上受傷而死，趙子詢得以登基為帝，現在她被兩代帝王打量，多有排場。

馮嬪嬪見勢不對，連忙說：「靖王殿下，這是太皇太后從後宮佳麗中，精心挑出

來的伶俐人。您忙於政事，一年不著家，府裡也沒有王妃主事，太皇太后擔心您身邊沒人伺候，特意送來十個美人。

「您不必顧忌這是宮裡出來的人，把她們當婢女使喚就行了，若是她們能為殿下分憂，便是她們的福分。」

馮嬪嬪說話，趙承鈞終於動了一下，他挑眉，不緊不慢道：「這恐怕不妥吧。太皇太后精挑細選的美人，估計在家中時各個都是千金小姐。這樣的出身在京城當主母都使得，在本王府裡當婢女，恐辱沒了幾位。」

「不辱沒。」馮嬪嬪連忙接道：「能來伺候靖王，是她們的榮幸。妳們說，是不是？」

唐師師和一眾美人低頭，齊聲道：「是。」

美人們連應話都百轉千折，婉轉動聽。

趙承鈞想，要是他手下的人，十個人應話才發出這點聲音，他必然要動軍法了。只不過這是京城送來的美人，打不得罵不得，還得放在府裡供著。

他再無興致，說道：「有勞太皇太后記掛，長者賜不敢辭，既然是太皇太后的慈心，本王便收下了。來人，送她們到後院。」

馮嬪嬪很是鬆了口氣，她笑著，邊不斷觀察趙承鈞的表情，說：「太皇太后怕她們蠢笨，討了殿下的嫌，離開前特意教過她們歌舞、針線、廚藝等。若是哪裡不合殿下的意，殿下管教就是，不必顧忌太皇太后的面子。」

趙承鈞和馮嬪嬪說著誰都不信的客套話，而唐師師幾人，已經被侍者引出正廳。直到走出很久，唐師師都覺得背後有人盯著她，彷彿恨不得將她盯出一個洞來。唐師師內心唏噓，她還沒進門，就已經得罪了男主。

蒼天保佑，男主是個不記仇的性子吧。

不過今日一見，唐師師終於知道了男主長什麼樣子，他看起來年紀和她們差不多大，眉眼細長，眼角上挑，是個多情的桃花眼，坐在堂中也稱得上一位俊俏少年。但是有珠玉在前，唐師師始終覺得男主長相差點意思，趙子詢的長相不能說不好看，可是他坐在趙承鈞旁邊，所有人都能一眼看出來，趙承鈞才是主子。

無關長相，更是一種氣場。

何況，趙承鈞的長相並不差，他是典型的皇室長相，劍眉星目，鼻梁筆挺，稜角分明。坐在那裡不必說話，旁人就自覺躬下腰來。

這是幾代皇權滋養才能養出來的氣質，從京城走出來的皇子，和養在藩地上的宗室，就是不一樣。

但是這些已經和唐師師沒有關係了，她呼了口氣，積極構想怎麼樣可以扭轉男主對她的印象，從一眾美人中爭寵上位。

前院。

馮嬪嬪已經打發下去了，此刻正廳中只剩下趙承鈞、趙子詢父子二人。

趙承鈞起身，趙子詢自然跟在身後，隨著他往書房走。

趙承鈞問：「今日之事，你如何看？」

趙子詢沉吟片刻，說：「太皇太后不懷好意，這些女子不能留。」

趙承鈞當然知道太皇太后沒存好心，她是趙承鈞名義上的嫡母，自從他的生母郭貴妃死後，趙承鈞和太皇太后的關係已徹底崩盤。

只是礙於皇室體面，雙方不得不維持面子情。事實上，誰都知道對方有多恨另一方。

當年皇位之爭，太皇太后和她的兒子趙承鈺贏了，趙承鈞兄弟三人死的死傷的傷。那時候太皇太后多麼得意，然而沒想到，趙承鈺才登基沒幾年就病逝，反而不如趙承鈞活得長。

太皇太后扶持了趙承鈺唯一的兒子登基，正是如今的小皇帝。

她忌憚趙承鈞，又不得不依仗趙承鈞鎮守邊疆，牽制西北，最後，竟然想出個送美人的計策來。

趙承鈞覺得可笑，他看起來像是個會被美人計蠱惑的人？指望靠幾個女人監視他，他都不知道該說太皇太后天真，還是該說她異想天開。

趙承鈞說這些話本是為了考校趙子詢，趙子詢看法沒錯，但是太浮於表面了。他什麼也沒說，只是道：「你知道防備她們是好事，但是為上位者，就要有容人之量。殺了她們有什麼用，她們，也不過是棋子罷了。」

「父親，那您看……」

「留著吧，扔在後院裡，由著她們自生自滅，反正王府也不缺她們這點用度。」

說著，趙承鈞冷冷掃了趙子詢一眼，「反倒是你，該收心了。」

堂堂世子，竟然能做出逃婚這樣的事情。

趙子詢訕訕，他不願意接受父親的安排成婚，又不敢忤逆父親，只能逃到外面暫且避開，他就不信人都不在了，六禮還能走下去。

他逃跑時不敢驚動趙承鈞，追擊的人也不敢驚動王爺，那日在驛站，馬二等人連身分都不敢暴露。

結果，還是被趙承鈞知道了。

不過想想也是，在西北這片土地上，還有什麼事情，能瞞過靖王的眼睛呢？

趙承鈞是真的氣得不輕，親自帶人將趙子詢捉回來。因為京城的人來了，趙承鈞一直忍而不發，沒有清算，現在看到趙子詢的表現，趙承鈞又隱隱動怒。

若是不想成婚盡可說出來，臨陣逃婚，算什麼能耐？這麼大的人了，連這點擔當都沒有。

如果這是趙承鈞的親兒子，此刻必然已經被打斷腿了，但趙子詢不是。

趙承鈞想到趙子詢的生父為了救他而犧牲，害趙子詢小小年紀就失去了父親，流離失所，最終什麼也沒說，只是道：「罷了，你若是不想成婚，此事暫緩，但是臨陣脫逃之事，我不想再看到第二遍。」

趙子詢大氣不敢喘，連忙應下。過了一會，他似有猶豫，開口問：「父親，那幾個女子……」

「你若是有喜歡的，挑走便是。」趙承鈞對此毫不在意，太皇太后送來的人，他

看都不想看一眼，談何寵幸。

不過，趙承鈞想到一個人，淡淡掃了趙子詢一眼，語氣中不辨喜怒，「為首的那個女子唐師師，野心不小。你蓄美納妾也就罷了，但是拿捏好度量，不要被女人牽著鼻子走。」

趙子詢聽到這話放了心，終於露出些真心的笑意，站直了說道：「是，兒子明白。」

趙承鈞看到趙子詢的神情變化，心裡越發不滿。

上陣殺敵、讀書習武從未見過他如此積極，反倒對脂粉堆遊刃有餘，明知道那是宮裡送來的女人，卻還是管不住自己。

趙承鈞其實並不贊同趙子詢和女人廝混，尚未成婚就姬妾成群成什麼樣子？唯有嫡妻、嫡出子嗣，才是宗法傳承。

然而這終究不是他的親兒子，有些話趙承鈞也不好說，只能在暗地裡留心，給趙子詢把關，絕不讓趙子詢被那些女細作籠絡走。

尤數唐師師為要。

Crescent Family